

蕉/窗/夜/话

三月，与君初相识

李树财

三月暖阳，惠风和畅。我赴某单位交流工作，与老周是首次见面。

先前，我在网上了解了老周，知其轮廓，同行有其故交。所以，我对这次会见充满信心，饱含期待。

交流地点在会客室，而不是在会议室，这一安排显得亲善。老周面容谦和，目光温润，未语先带三分笑意。寒暄既毕，他开口第一句话，就让我惊讶：“李书记，你的经历让人佩服。在中学教过书，继而考研考博。我们算是同道，我教了几年，而你，只教了一年……”

只教了一年！我心里蓦然一凛。我简历未上网，他向谁打听（笃定绝非同行其故交）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笑着径直问：“您怎么知道我只教了一年？谁告诉您的？”

老周笑而不语，我知趣就此打住。他不愿说，我不再问，也算对这份“用心”的尊重。瞬间，我对老周肃然起敬。可见，事前，他也对我做足了“功课”。这绝非寻常的客套，而是沉静的关注，无声的尊重。暖意，从这细致准备中悄然滋生，漫溢心田。

随后，老周谈及自身。他中师毕业，在村校教书。后来通过自考获得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科学历，他感慨万千：“那时信息闭塞，全靠死记硬背；一次性过六科，不可谓不艰辛。”

接着，老周讲述了他报考法律执业资格证的传奇经历。当时，他的工作地到万州报名点，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他竟冒险扒上运煤货车。行至一处名叫大垭口的荒僻山道时，司机发现他，并将其撵下了车。他形容当时的自己——“浑身煤渣，面目全非”。距目的地，尚有20余公里。报名截止在即，他别无选择，只能徒步向前。那日的艰辛与焦灼，时隔多年，记忆犹新。

待终于抵达终点，报名点的工作刚结束，相关材料正欲报

送省里。但好心的工作人员被他这个“煤人”的坚持深深打动，遂拆封所有材料，将其名字郑重登记造册。

老周说，他至今仍清晰记得恩人的名字和相貌：“是他，给予我梦想展翅的机会。”

天道酬勤，不负善意。最终，老周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，叩开法律职业之门。

为了共情，我见缝分享，从南山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至九龙坡黄桷坪，我徒步走完22公里的经历。

老周笑言：“你也很拉风。”

话题转入工作。老周说，公务之余，博览群书，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每日必读。谈及对年轻同志的提携，他说：“创设机会，梯队培养，不设卡、不装怪。”继而解释道：“或许因为自己当年经历了太多坎坷与苦难，如今总盼能为后来者撑一把伞，遮一丝风雨。”

“总想替人撑把伞。”此言一出，令我为之一震。这已非简单的职业道德，而是一种历经沧桑后升华而出的人生境界，一种推己及人的博大情怀！

返程路上，我一直冥思两个问题：其一，老周究竟怎么知道我只教了一年书？其二，我既提前做了准备，为何还会脱口问出他是哪里人这等拙劣问题，暴露我的功课肤浅至极！

尤其第二问，令我背负芒刺。这看似微小疏忽，折射出我对此次会面、对老周的重视程度，远不及他对我的关注之深。老周的严谨、细致、尊重，如同一面澄澈的镜子，照见我自

身的轻忽。

是夜，我将心中疑惑细细梳理。忽而想起，2024年，我在七一客户端发表《奋斗的青春难忘记》回忆教书生涯，文末写道：“入职一年，当同事们还在调侃将来要把子女放到我班上时，为赴山城求学，我毅然辞去教职，别离家乡。”这，或许就是答案！

我想，老周应该是搜到了这篇文章，并阅读全文，捕捉到这个无关宏旨的细节。这是何等的耐心与细致！这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功夫，这份执着已远超寻常人际交往的范畴，近乎一种偏执的、求实的治学或办案精神。我的疑惑已得到解答，敬佩之情愈加浓烈。

此次交流，老周未曾讲什么大道理，但他用无声的“功课”向我诠释了何为认真，何为尊重，何为坚韧，何为豁达。因见老周，而得深省。此省，关乎细节，关乎尊重，关乎心境，更关乎我当以何种姿态行走于世。

吾日三省吾身，余生不敢相忘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）

苔/笺/小/札

春日一包折耳根

徐成文

春天以灿烂的笑容来临，折耳根从湿润的田埂边、黄地里冒出了紫红的叶片。折耳根，《本草纲目》里称为“鱼腥草”，有清热、解毒、利尿之效。它叶片呈心形，托叶下部与叶柄合生成鞘状，嫩根茎可食，是乡间最朴实的美味。

我正打算去山野间寻觅，年逾八旬的母亲却先打来电话，说托人给我捎来一包折耳根，让我去城里的汽车站等候。

我收到包裹端详：袋子里面装满了野生折耳根，塞得扎扎实实。口袋还未打开，一股清冽的香气已飘满全屋，家里人都欢喜不已。可这份欢喜转瞬即逝，我的心却渐渐沉重起来——我注意到里面有几根根茎的切口微微发黑，想来至少是前一日挖的，或许更早。母亲住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乡下，这些折耳根要经过多少路途颠簸，才能安安稳稳送到我手中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始终没有忘记儿子小时候的嗜好。我陡然觉得，手里捧着的哪里是野菜，分明是沉甸甸地浸满了母亲千辛万苦的牵挂。

老家在荒僻的山村，荒芜的土地最适合折耳根生长。它脆嫩爽口，越嚼越香，那独有的清香，曾是我们贫寒岁月里最难得的滋味。贤惠的母亲，早已将折耳根淘洗得干干净净，根须上的泥土一尘不染。妻子把它切成寸段，拌上红辣椒、香菜、姜末和花椒油，一盘清爽的凉拌折耳根便端上了桌。夹一筷入口，微微的麻辣，格外爽口，味道竟和小时一模一样。那时在院坝吃饭，我们兄妹几个因为碗里有香气扑鼻的折耳根，便生出小小的欢喜与满足，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的佳肴。

折耳根圆圆的紫红叶片，细嫩白胖的茎，贴着地面匍匐生长，星星点点藏在杂草丛中，采挖起来并不容易，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时间。我简直不敢想象，母亲是如何拖着大病未愈的身躯，早出晚归，在屋后的荒山坡上蹒跚行走，在密密的草丛里一点点寻觅。她那条曾险些摔断的胳膊，近年来一直隐隐作痛，干起活来总说使不上劲；眼睛因早年在煤油灯下为四个孩子缝衣做鞋，早早耗伤了视力，如今看东西早已模糊不清；那双瘦小的脚，近几年走路更是不稳。

年轻时的母亲，手脚麻利，干农活、理家务都是一把好手，在同龄人中格外能干。那些黯淡清贫的日子，饥饿时常笼罩着全家，为了让我们能有一口解馋的吃食，母亲总隔三岔五上山挖折耳根。她熟悉每一片长着折耳根的土地，知道哪里的根茎更粗壮，哪里的叶片更鲜嫩。天刚蒙蒙亮，她便挎着竹篮出门，沿着田埂一路寻觅，指尖在草丛间轻轻翻动，不多时就能挖满一篮。回到家时，露水早已打湿她的裤脚，可她顾不上更换，只忙着清洗、凉拌，满心欢喜看着我们吃得香甜。

岁月无情，曾经雷厉风行的母亲，终究是老了。父亲离世十多年，儿女们都不在身边，她独自一人守着老家，孤单度日，想来便让人心酸。可母亲一向要强，做什么事都要尽力做好。我能想象，她挖折耳根时，忍着手臂的疼痛举起小锄头，用不再灵活的手指一点点刨开泥土，眯着模糊的双眼凑近辨认茎叶，那双干瘪瘦弱的小脚，在荒坡上反复走动、弯腰、寻觅，再弯腰……

这包寻常的折耳根，是春天里最厚重的礼物，是母亲从岁月深处，一寸一寸刨出来的深情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心/香/一/瓣

玉兰花开

陈劲

早上推开窗，那枝玉兰花又探到我眼前来了。

看着这花，我想起一个人。她叫玉兰。

上大学那会儿，班上有位女同学叫玉兰，一直坐我前排。皮肤白净，说话轻轻的，笑起来眼睛像两道月牙儿。

那年初春，校园玉兰开花了。同学们在花下闹，不知谁起头拿我打趣：“哎，你的玉兰花在哪里呢？”我涨红了脸，支吾着，前言不搭后语。正闹着，玉兰真的从图书馆那边过来了。她从我身边走过，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。那一笑，我心里乱了好几天。

待到五月，玉兰忽然请部分同学去她家帮忙栽秧。原来，前几天她父亲耕田时不慎伤了脚，弟弟读初中，春耕农忙，家里缺人手。我们大多来自农村，栽秧这活不陌生，再说在学校熬久了，青春懵懂的心总想走出去，所以都争着去。

她家离校百余公里，我们坐上长途汽车时，发现一半都是我们同学。同学们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，唱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唱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。我最卖力，把一车人都唱笑了。

经过三个小时颠簸，再步行一段小路到了她家。三间大瓦房，院子很大，也很整洁，屋前有株玉兰树。她父亲中等个子，杵着拐棍，热情地招呼着。她母亲从屋里出来，围裙上沾着灰，脸上满是笑容。我们像回到自家一样，稍停片刻就卷起裤腿朝田里走去。她家水田有三四亩的样子，亮汪汪的，她母亲已把秧苗摆放在了田埂上。

虽然同学们都叫我文弱书生，栽秧我却是会的。可玉兰特意跑到田边来，轻声嘱咐她父亲看着我一点。途中，同学们正兴高采烈地插着秧，忽听见玉兰喊了一声：“大家歇会儿再干，喝口水。”抬起头，她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提着一壶热茶。明媚的阳光洒在她脸上，白净净的，像一朵玉兰花。

她把茶递给我，又递给那个，到了我这儿，她站住了，轻声说：“你慢点干，别太用力。”“没事，我在家跟着大人栽过秧。”我仰起头回答，心里暖烘烘的。

晚饭是玉兰和几个女同学一起做的。柴火灶，大铁锅，炒的春白菜是地里现摘的，腊肉刚从房梁上取下来，还有

一大锅疙瘩汤，屋里氤氲着浓郁的麦香。那天由于干了体力活，我就多喝了些汤，那味道比学校食堂煮的强多了。

吃饭了，她还在灶边忙碌。我偶尔抬起头，碰见她看过来的目光。她也不躲，就那么看着我，眼睛挺亮。我低下头，接着喝汤。

吃完饭，我们坐在门前石阶上等末班车。远处田野里，蛙声响成一片。

她忽然坐到我旁边。

“你晚饭喝了不少汤。”她说。

“汤好喝呀，疙瘩和腊肉也好吃。”我感觉脸有点热。

“我娘说，爱喝汤的人心软。”她声音轻柔，像春风溜进我心里。

“嗯。”我不知道说什么。

过了会儿，她又问：“你以后……会去哪里？”

“毕业分配嘛，从哪里来就回哪里。”我不假思索：“可能回老家的机会多些吧。”

她低下头，不说话了。月光照在她脸上，白净净的，可眼睛却不像月牙儿了。我想再看一眼，又不敢看。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怦了一下，像风吹过水面。

车来了。我们上了车，她要忙于家里的事，过几天才返校。车开出去很远，我伸出车窗回望，她还站在那里。

回校后，同学们忙于毕业的事情。六月底，我们分回到各自区县。起初还通几封信，慢慢地，就断了音讯。

三十年了。

今早，这枝探到窗前的玉兰花，阳光洒在它身上，洁白无瑕。想起那年春天，她站在田埂上，望着我们笑；想起她在灶边看我的样子；想起她低着头问“你以后会去哪里”，声音听得听不大真。晨风轻拂，这枝玉兰轻轻摇了摇。我伸出手，触了触那冰凉的花瓣。

有些话，在心里翻来覆去，最后还是咽了回去。三十年了，还是没说出口。

有些事，像一枚温润的玉，不必时时拿出来看，却知道它一直在哪里，静静地，亮亮的。就像这玉兰花，年年都开，年年都落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